

棉花是季节的信使

王国梁(河北)

棉花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秋末万物肃杀,马上就要迎接寒冷的冬天了,而棉花一开天下暖。有了棉花,冬天再冷也会有温暖的保障。秋末准备过冬,棉花出场,到了冬天正好派上用场。棉花承前启后,是季节派来的温暖信使,大自然的安排总是如此巧妙。

其实棉花之前还开过一次花,粉色、紫色、白色的花朵,形与色兼美,虽然很漂亮,但似乎完全被人忽略了。美丽的花朵凋谢后,结出棉桃。在我们的印象中,棉桃开花,才是真正的花开,前面的只是铺垫。

棉花开了,素色纯白。棉花的白,仿佛雪一般,难道这也是秋末

释放的冬之信号?岑寂的暮秋原野上,草木凋零。枯黄的底色之上,雪白的棉花开起来,一片连一片,远远望去,似乎是冬雪从天而降。不过,人们用雪白来形容棉花的颜色,但很少有人把雪比作棉花,因为雪输给了棉花的暖,没有资格与棉花相比。棉花是“花开天下暖”,而“雪落天下寒”。“莫道花开如雪海,人间有我免穷寒。”棉花触到肌肤感觉温暖舒适,雪触到肌肤是冰冷战栗,棉花才能与人贴心。

总是记起小时候的时光,深秋风冷,我与母亲去棉田里摘棉花。我们腰上绑个大布兜,用来放棉花。母亲摘棉花的时候总是心情大

好,哼着歌。摘棉花这活儿相比其他农活来说,算是“轻体力劳动”,也是农人繁重劳动中的调剂。母亲的手飞快,左采一下,右采一下,棉花便轻巧地落入棉花包里。这里必须要用“采”字,因为棉花真的是一种花呢。母亲的动作优美得让人想起《诗经》里的句子“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虽然四野的风物呈现出衰败模样,但因为我们心情好,便觉得天阔云飞万里遥。我跟在母亲身后,把棉花采到棉花包里。很快,我们肚子上的棉花包就鼓了起来。四下望望,棉田里采棉花的妇女个个挺着大肚子,满脸笑容。她们经常隔着很远打趣说笑,风传送着她们的笑语音,非常喜庆。

我喜欢棉花的白,没有一点杂质。尤其是弹好的棉花,蓬松,软和,散发着新棉特有的清爽味道。一片片的白棉花,像一朵朵白云一样,优美诗意。母亲也喜欢新棉花,她做棉被的时候,总是喜欢把新棉花贴到脸上,满脸笑意。母亲看到我正在看她,灿烂一笑,说:“有了棉花好过冬,新棉花做的被子,保准暖和!”母亲做好棉被之后,我会在新棉被上打几个滚。新棉花里有草木和阳光的气息,被子松软舒服。人生在世,睡觉是大事,冬天有这样一床棉被,夫复何求?

棉花是季节的信使,是漫长冬日里的温暖保障。无法想象,这个世界如果少了棉花,该是多么荒寒啊!



多情的祖国

吴永丽(贵州)

降生于您的怀抱,
就一直被呵护。
无论我窘困羸弱,
无论在天涯海角。
啊,我多情的祖国!

成长中饮您洒下的甘露,
奋斗中助我坚强的臂膀。
沙海荡起绿洲,
荒山排出瓜果。
啊,我多情的祖国!

小康路上狂奔,
却不愿落下任何一人。
穷乡僻壤崛起
一座座金山银山,
钱塘般美丽富庶。
又展开了多少愁眉,
又露出了多少笑窝。
啊,我多情的祖国!

在您强健的羽翼下,
狂风吹不倒,
洪水淹不没。
新冠病毒肆虐,
您毅然竭尽全力,
高唱生命至上的歌。
啊,我多情的祖国!

短暂离别,
深深的眷恋,
却萦绕心窝。
归心似箭的游子哟,
最怕找不到回家的路。
啊,我血肉相连的祖国!

当远方忍饥挨饿,
您架桥铺路,
送去杂交技术,
一心驱除贫穷的恶魔。
您把地球看成了
一个有爱的村落。
啊,我多情的祖国!

立冬飘飘然地来了

梁惠娣(广东)

“北风潜入悄无声,未品秋浓已立冬。”在这个秋季里,还没登高思远人,还没好好地品味一下秋色秋景,立冬就踩着满地黄的、红的落叶,披着纯净高远的蓝天,携着瑟瑟轻寒的风,飘飘然地来了。

立冬伊始,在北方,已是“水结冰,地始冻”的光景,在南方,却是小阳春的天气。我的家乡在温暖的南方,立冬时节,别有一番美丽的景致。

家乡的田野上,此时,正金稻飘香。成熟的稻子压弯了腰,展目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人们纷纷来到稻田上收割稻谷,弯腰挥镰处,稻秆齐刷刷地倒下,人们再把稻秆放进打稻机中,隆隆声中,碎金子般的稻谷簌簌地脱落。田埂上,装满稻谷的斗车来来往往,热闹非凡。田野上,奏响了一首丰收的序曲。

红薯地里,薯叶墨绿,正葳蕤攀爬,硕大的薯叶掩映处,开满了粉紫色的花,像无数小喇叭,呼啦啦地吹响。红薯埋头在泥土里,正悄然生长,酝酿着甜蜜的美梦。等到红薯的身躯变得滚圆肥硕,人们便会把红薯挖出来,放在墙根日晒太阳。待到了数九寒天,家家会飘出烤红薯的香味。一只软糯香甜的烤红薯,足以慰藉人们在严寒中瑟瑟发抖的身心。

菜地里,大白菜像怀孕的新妇,羞涩低眉,立在田地上,像在守候出远门的那个良人。柿子椒长势正好,枝壮叶茂,枝丫绿叶间,正开遍了白色的小花,像邻家女孩躲在闺阁,怀着少女美丽的心事。

每年这个时候,父亲总是要种豌豆的。父亲挥动锄头翻土起垅,

在泥土里埋下豌豆种子,再用竹子搭一个架子。不用多久,竹架子上便会爬满豌豆的藤蔓,藤蔓间会开遍紫红色的豌豆花,像无数紫蝴蝶翩跹在枝叶间。慢慢地,藤蔓上会挂满翡翠一般的豌豆荚。我想起小时候的冬天,我和一帮小伙伴常常会偷摘一大把豌豆荚藏在衣服口袋里,然后捡来干枯的稻秸,在田野的空地上点燃稻秸,再把豌豆荚扔进稻秸灰里,等待十分钟,豌豆荚便煨熟了,香喷喷的。我们用一根树枝扒开稻秸灰,头碰头地蹲在一起吃烤豌豆荚,吃得亦乐乎。那是冬日里难忘而快乐的记忆。

立冬前,家乡的芦苇荡上芦苇花开了,开得团团簇簇、密密层层,像白云堆砌,像白雪覆盖。芦苇花在风中轻盈摇曳,像美丽的诗行。

记忆中的烤红薯

佟雨航(黑龙江)

那年,我大学毕业都三四个月了,工作还一直没有着落,我只能每天到街上靠发广告单惨淡度日。

转眼冬天就到了。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的生活过得惨不忍睹,租住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穿着薄薄的旧棉衣,一日三餐仅靠白水煮面对付肠胃。

一天上午,外面天气寒冷极了。我抱着一大摞广告单,站在地铁站出口处,一张一张递到从地铁口出来的每个乘客手中。有的人接过去看都没看一眼就随手扔进了垃圾桶,有的人干脆懒得伸手,还有的人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骂了几句难听的话。但为了能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我只能隐忍着。

马上快到中午了,而我手里的

广告单还有厚厚的一叠。我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早上吃的那碗白水煮面也早就消化掉了,肚子“咕噜咕噜”地“抗议”。

忽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我,我转过头去,看到在不远的街口处,一位卖烤红薯的老伯正在向我招着手。我瑟缩着脖子走过去,问:“大伯,您有什么事吗?”卖烤红薯的老伯说:“小伙子,天冷,吃个烤红薯,暖暖和身子吧!”

卖烤红薯的老伯,头戴一顶黑色的旧毡帽,身上穿着一件蓝布长褂子,手上戴着一双黑色皮手套。他利落地从铁炉里夹出一个烤熟的红薯,再用一张黄草纸包好递到我手中。寒风中,烤红薯冒着丝丝热气 and 香气,看着就让人感觉温暖

和开胃。我接过了那个热气腾腾的烤红薯,边吃边跟老人聊天,得知老人来自郊县的农村,一儿一女都在南方上大学,为了供一双儿女上大学,他和老伴儿进到城里,冬天卖烤红薯,夏天卖水果。

吃完烤红薯,我付钱给老伯,老伯却说什么也不肯收。老伯说:“我看你穿得挺单薄的,每天站在地铁口发广告单,冻得瑟瑟发抖,就猜你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这烤红薯是我送给你吃的,不要钱。天冷,吃了它,身子就暖和多了。”听了老伯的话,我的眼眶湿润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在这寒冷的冬日,我第一次感觉心里暖暖的。我强忍着眼泪,跟老伯道别,转身继续去发广告单。

一眨眼,又一个月过去了,我终

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开始了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一天,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一个卖烤红薯的小贩,猛然想起了那个站在街口卖烤红薯的老伯,想起了那个冒着丝丝热气的烤红薯。我决定请老伯吃顿便饭,以感谢他冬日里送给我的那份温暖。然而,当我来到老伯卖烤红薯的地方时,却不见他的身影。我问街口那个卖包子的小贩,小贩说:“老伯的妻子中风了,回老家去了,不再回来了!”

就这样,我与卖烤红薯的老伯,在茫茫人海中不期而遇,又擦肩而过。那位卖烤红薯的老伯,虽然只是我人生中的匆匆过客,但他和他的烤红薯却永远清晰地定格在了我的记忆底片里,一同定格的还有那份温暖。

草原牧歌

李昊天(安徽)摄

